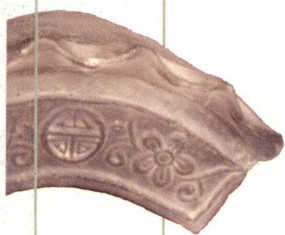


金天麟著

窑乡的文化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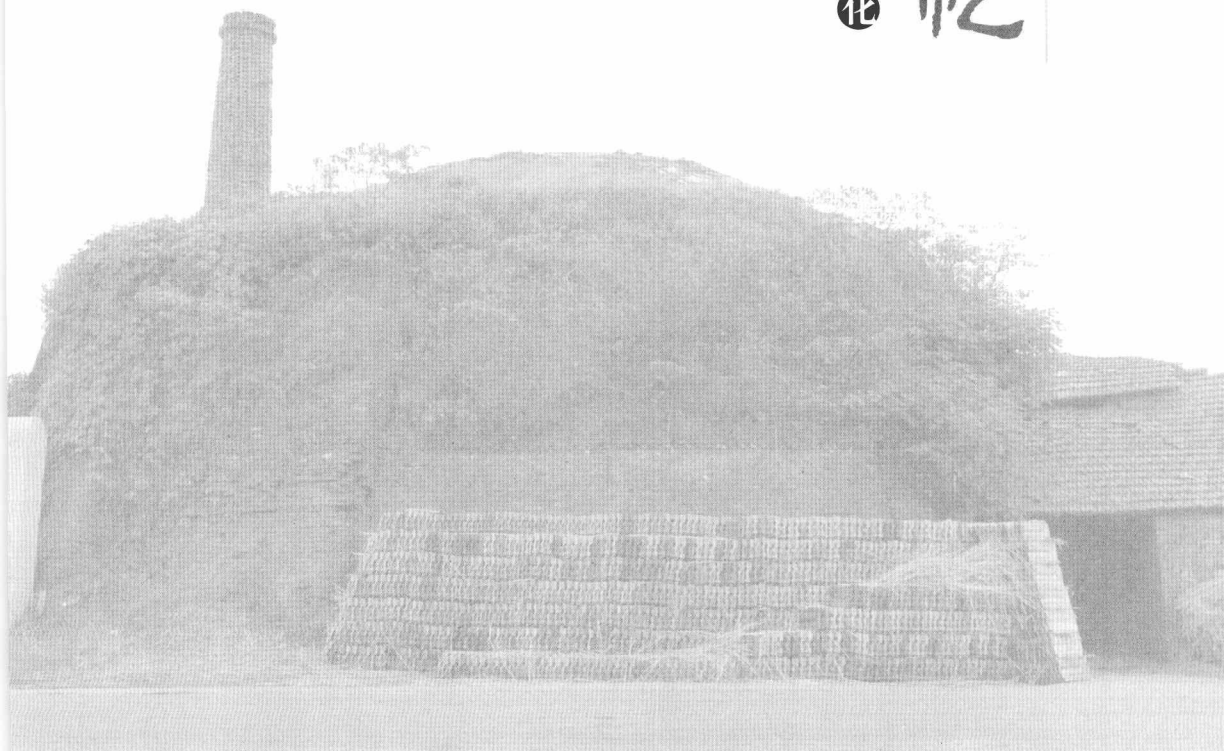
中国窑乡嘉善千窑窑文化



金天麟著

窑乡的文化记忆

中国窑乡嘉善千窑窑文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窑乡的文化记忆:中国窑乡嘉善千窑“窑文化”/金天麟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321-3640-7

I. 窑… II. 金… III. 砖瓦窑遗址-嘉善县

IV. K87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4804 号

责任编辑:徐华龙

封面设计:王志伟

窑乡的文化记忆
——中国窑乡嘉善千窑“窑文化”
金天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2.25 插页 6 字数 235,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40-7/K·286 定价: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干窑“窑文化”文丛

《窑乡的文化记忆》编辑委员会

名誉顾问：梁晓英

顾问：郁晓凡 朱利军 倪学庆 陆春浩

主任：金明敏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亚辉 陈秀丽

陆志荣 金天麟 谈敏 谈萍莉

董纪法

插页摄影：王亚辉 金天麟

内文摄影：金天麟 王亚辉 严静立

目 录



引言 遥想当年千家窑	1
第一章 历史久远的砖窑业生产	11
第一节 千军万马与千砖万瓦的传说	11
第二节 干窑砖窑业生产的起源	13
第二章 干窑砖窑业的历史功绩	17
第一节 抓住历史机遇形成窑业中心	17
第二节 接轨上海建设造福一方百姓	19
第三章 “窑文化”是干窑文化身份的标识	23
第一节 博大精深的“窑文化”	23
第二节 “窑文化”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26
第四章 形形色色的砖窑	31
第一节 砖窑的种类	31
第二节 砖窑的民俗特征	34
第五章 五花八门的砖瓦	37
第一节 砖的种类	37
第二节 瓦的种类	40
第三节 砖瓦的民俗特征	43
第六章 千姿百态的瓦当	49

第一节	花边瓦和滴水瓦	49
第二节	干窑瓦当的特征	56
第三节	民俗特征是干窑瓦当最显著的特征	62
第七章	神秘的砖窑业生产	75
第一节	等级分明的窑工	75
第二节	走遍全国的盘窑师傅	80
第三节	巧妙的行业用语	84
第八章	砖瓦生产技艺	85
第一节	土坯制作技艺	85
第二节	京砖制作技艺	87
第三节	瓦当制作技艺	94
第四节	小瓦和平瓦制作技艺	96
第九章	窑工的文化娱乐	99
第一节	窑场、坯场——田歌的流传地	99
第二节	窑场、坯场——马灯舞的表演地	109
第三节	庙会——窑工的民俗节日	111
第四节	风物传说——窑乡风貌的写照	118
第五节	清廉故事——窑乡人民的爱憎	129
第六节	生活故事——窑工生活的反映	133
第七节	窑乡谚语——窑工智慧的结晶	140
第十章	奇特的窑工习俗	145
第一节	窑工婚姻习俗	145
第二节	窑工服饰习俗	148
第三节	窑工饮食习俗	149
第四节	窑工信仰习俗	151
第五节	窑工生产习俗	153
第六节	窑工禁忌习俗	155

第七节	窑工寿诞习俗	156
第八节	窑工拜师习俗	156
第九节	窑工住房建筑习俗	157
第十节	窑工习俗直接的功利性	158
第十一章	留住窑乡的文化记忆	163
第一节	秦砖汉瓦已成绝唱	163
第二节	“窑文化”保护的当代意义	167
第三节	“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171
第四节	“窑文化”是独特的民俗旅游资源	179
后记		183

引言

遥想当年干家窑

(一)

嘉善大钻大锯子，
千窑大包子，
乡下旋旋子，
.....

小时候，我们常常唱这一首在嘉善广泛流传的童谣。

大人们说：“大钻”是指嘉善县魏塘镇上的宝塔“泗洲塔”，“大锯子”是指嘉善城墙，“旋旋子”是指乡下田野上的水风车，“大包子”就是指干窑镇的窑墩。

那时候，“泗洲塔”像“钻子”一样高耸入蓝



“大钻”：建于南宋的泗洲塔，曾位于嘉善东门外大胜寺内。

天，建于明代的城墙像一把大“锯子”成了嘉善的标志性建筑物。田野上到处是“旋旋子”，水风车成了水乡一道独特的风景。干窑的窑墩多得就像一个个“大包子”，也成了嘉善标志性建筑。

我家住在西塘，离干窑仅 10 余里路。那时候，干窑又叫“窑廊”。有一次，相约了几个小伙伴去干窑看“大包子”。快到干窑时，一只只几层楼高的大窑墩已遥遥在望，窑墩上高高的烟囱像一个个威武的巨人。到了干窑，只见街旁有窑，河畔也有窑，田头村落更是遍布窑，真是个窑的世界。“干窑大包子”名符其实！

那些窑墩，腰围非常宽大，顶部圆圆的，确实像个蒸笼里的大包子。窑墩内壁，全用砖坯十分规则地砌成，中间填着泥；窑墩外围有长长的砖梯，从地面直通窑顶，仿佛是一条“天梯”。烧一窑砖，要用无数担的水，窑工就是走着这条“天梯”一步一捱把水挑上去。如果不是胆大心细；如果没有高超的担水本领，恐怕无法避免从“天梯”上摔下来……

老辈人说，干窑的“大包子”有很久很久的历史了。传说很久以前，人们的住房是泥糊草盖的。有一年，干窑这地方来了一个老汉，领着一家人踏泥做坯，烧制成了砖头、瓦片，用来造房，不怕风吹雨打。从此，这一带都学着制砖制瓦，很快就窑墩遍布，商人云集，形成一个集镇了。但是，这里还没个地名哩，这里窑墩有成百上千，就叫“千窑”吧。后来，“千”字常常误写成“干”字，渐渐地又叫“干窑”了。

(二)

那么，干窑的地名是不是叫“千窑”？

地名及其传说不仅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折射一个地方的历史。

在上世纪 80 年代，我参与了嘉善县民间文学普查，见到了干窑中学语文老师杨文学曾搜集的一则《千窑变干窑》传说（杨更生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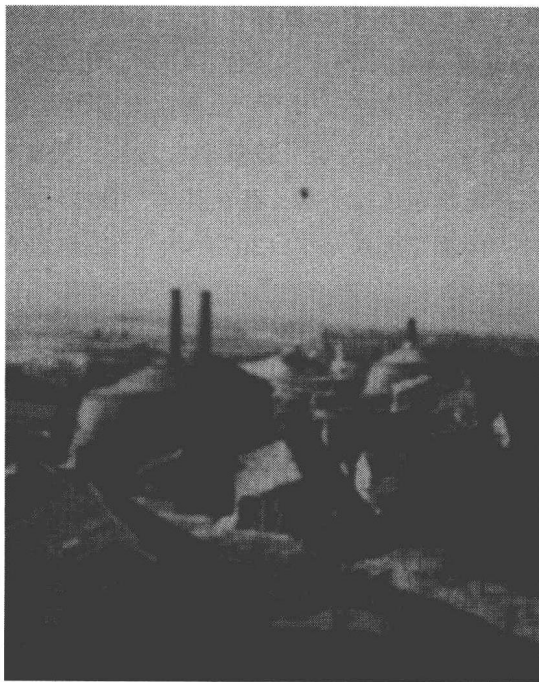
在嘉善县城北面 9 华里的地方，有一个南北砖窑林立，小河分成东西两部分的水乡小镇，传说此镇因多窑而得名。

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的住房是泥糊草盖的。有一天，龙庄浜附近来了一位无名氏老汉，带领一家人踏泥做坯，筑窑烧砖。老汉把泥坯送进窑内，经过火烤，取出敲得当当响的砖头、瓦片，用来盖房子胜过草舍。所以，附近的百姓争先恐后地到老汉的窑上去观看。老汉家里人手少，每进出一次窑，总需要花好几日。人们看着看着，不少人也学会了这手艺，合伙建窑烧砖。这样窑墩就由原来的1只增至10多只。

后来，烧出来的砖瓦除供给自己盖房外，也出卖，形成了买进泥砖坯、泥瓦坯，卖出砖块、瓦片的市场。一经买卖，窑墩激增。从现在干窑镇楠木桥东堍起，向南、向东，至积德桥、龙庄浜止；楠木桥西堍起，向南、向西，至乌桥江南北，遍布窑墩数百只。

有一天来了几位经商的主顾，看见这个地方已成为有成千人的砖瓦集散地，于是首先在楠木桥西堍北首开设了茶馆、酒肆。后来店面逐渐增多。原来烧窑人中善于经商的人成为窑户（即老板），为了便于买卖，就把家搬到镇上去住。这样，自然形成沿河东西两条街的小镇。

窑业兴旺，市面繁荣，但因无地名，很难通信。有一天，茶馆里坐满了买卖人，他们正热烈地磋商货物价格。突然一个年轻人说：“要是这个地方有个名字就好了，可以用书信代替人往来，办事就方便。”年轻人的话博得满座人赞同。大家七嘴八舌地替这地方命名。其中一个本地的老板说：“要取名字，必得有个‘窑’字。”众人都说：“对。这里窑墩已有几百只，将来会上千只。”茶馆老板说：“好，几百上千，我看就叫‘千窑’吧。”众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对，就叫千窑。”



“大包子”：生产砖瓦的土窑。

从此，开始信封上有写“千窑”的地名，后来有人把“千”误读为“干”变成干窑，也有人往往容易把千字的撇写成一横，就这样渐渐地用“干窑”的地名多了，“千窑”镇就变成了“干窑”镇。

但是，干窑瓦当收藏家董纪法先生说，“千窑变干窑”是缘于清代乾隆皇帝的“金口玉言”。他说，秦之后，这里还没有地名，有老者问手下，这为何地？手下说没有地名，老者随口说，既然这里有成百上千座窑，就叫“千窑”。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来到干窑，看到遍地的砖窑，误将“千窑”为“干窑”。皇帝金口玉言，此言一出，这里就叫“干窑”。

这两则美丽的传说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事核”——干窑曾有数以千百计的砖窑，所以干窑曾叫“千窑”。

其实，据史料记载，干窑最早叫干家窑镇，还与晋代的文学家、史学家干宝有一定联系呢。

干宝（283—351），字令升，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更是小说家的一代宗师。他的《搜神记》短篇小说集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称作中国小说的鼻祖。他祖籍河南新蔡。明天启《海盐县图经》云：“父莹，仕吴，任立节都尉，南迁定居海盐，干宝遂为海盐人”。又云：“干莹墓在澈浦青山房。”明董谷《碧里杂存》云：“干宝……海盐人也。按武原古志云，其墓在县西南四十里，今海宁灵泉乡。真如寺乃其宅基，载在县志，盖古地属海盐也。”

自西晋永嘉元年（307），干宝初仕盐官州别驾（刺史的从吏官），后因刘聪、石勒之乱，西晋亡，东晋立，南北对峙，干宝举家迁至灵泉乡（今海宁黄湾五丰村与海盐澈浦六忠村的交界处）。永嘉四年（310），父卒，葬澈浦青山之阳，干宝为父守孝。至三世时，迁至梅园（今海盐通元），自此，海盐成为干氏子孙繁衍的居住地。



·曾位于嘉善城内慈云寺，建于三国东吴的砖结构阿育王塔。

干氏家族自三国后期，仕

吴者颇多，到晋朝已有名人不断出现，其后在历朝均有名人，政功显著。千余年间，干氏家族所繁衍的子孙已分居于北京、天津、南京、陕西、山东等地。尤以浙江海盐的沈荡、通元、澉浦、六里，海宁的盐官，宁波的余姚，嘉善的干窑等地，聚居为盛。

“秀三一枝在半逻（今海盐半路），又有在嘉兴今之北干桥一带，及干沈村与干窑村是也”。在《续修干氏宗谱》曾记有干宝家族“至三十一世”在海盐半路（逻）的一枝，曾迁居到干窑一带生活。这个家谱始修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前，续修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中。

干宝的后裔来到这块水草丰美的水乡泽国，定居下来，从事烧窑制陶，干家的窑成为当地有影响的产业，从而肇始了干窑一地窑业，并聚居成镇。这样，干窑镇早期名为干家窑镇似乎就显得很自然了。

遥想当年的干家窑，一定是这里首屈一指的，干家窑成了当年此地最有影响的建筑物，最有影响的产业，集聚了众多的窑工、商贩，以至于仿效者有之，窑墩逐渐多了起来，砖窑业“聚商成市”，要不怎么会连地名都叫干家窑镇呢？

虽然，干宝在干窑定居的后代是否业陶烧砖窑？是否是干窑窑业的开创者？当然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从嘉善的乡镇取名习俗中可以发现，干窑原名干家窑镇似乎是符合取名习俗的。

嘉善地处水乡平原，河流纵横，荡漾密布，在11个镇中有7个镇的镇名显示了这一特色。^①魏塘河所在地称魏塘镇、祥符荡西南为西塘镇、天凝古称凝溪、杨庙叫麟溪、洪家滩称洪溪、陶庄旧称柳溪、大云原叫蓉溪，都是因境内主要河流得名。而那些带水字傍的自然村名，比比皆是。

嘉善乡镇取名的又一习俗是以姓氏取名较多。某一家属在某地聚居，最初是一家一户，逐渐发展成一个大家族，再分成许多户，终于成为一个村庄，成为一个乡镇。如陶庄镇古名柳溪，南宋初叶绍兴中期（约1160年前），保义郎陶文幹（？—1187）从姑苏来到柳溪建庄。从此这一带“商贾辏集，因以成市”，柳溪易名为陶庄了。丁栅因明万历、崇祯年间（1542—1633）的工部尚书丁宾的家属在丁栅居住，并在东、南、西、

^① 2009年7月，嘉善县行政区划由11镇调整为6镇3街道。

北四个河口设置了用于防盗的四个“栅”。于是，丁栅又名丁家栅、丁家宅。魏塘因宋代有大姓魏、武在此开设商市，故名魏塘（现为魏塘街道和罗星街道）。

嘉善乡镇取名的另一习俗是以当地代表性的风物命名。原名麟溪的杨庙镇（现属天凝镇），就是因为当地有座著名的庙宇——杨庙而改名的。大云镇则是当地有座古老的寺庙——大云寺而得名的。

有人曾初步统计，“以浜取名在自然村中占首位，在全县的1928个自然村中，以浜取名有878个，占45.5%，与水相关的自然村取名1429个，占74.1%。”“全县有1928个自然村，以姓字取名有851个，占总数的44.1%”^①所以，干姓在干窑居住并业窑，被名为干家窑；当地砖窑业逐步兴旺了，一个小镇也逐步形成了，于是，这里叫干家窑镇。这是符合取名习俗的。当然这个“干家”，是不是干宝的家族也有待进一步考证了。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专家早就认定干窑最早的地名为干家窑镇。干窑成市镇那是因为窑业的发展。窑业成为了干窑一块永不褪色的胎记。

中国市镇史研究学者陈学文在他的专著《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中的《元明清嘉兴府市镇沿革表》上，明代、清代时干窑镇叫干家窑镇。^②并在其中一节“建筑业专业的市镇——瓶窑镇、干家窑镇”中说：“嘉善县干家窑镇，位于县北7里，距府城12里，万历间知县章士雅曾建常平仓于此，与枫泾、西塘相埒。”^③

但是，《嘉善县乡镇志》称：干窑在历史上曾是“干家窑”与“千家窑”并称的。^④

是不是“干”与“千”形近，容易造成误认？曾在嘉善县县志编纂办公室任职的陆勤方先生有过考证，并以《干窑耶？千窑耶？——干窑镇名考》一文刊登于2004年8月14日的《嘉兴日报·嘉善版》上。该文指出：

① 唐彩生编著《嘉善地名趣话》内部印刷，第231页。

② 参见陈学文著《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2页。

③ 陈学文著《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第287页。

④ 参见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陆勤方主编《嘉善县乡镇志》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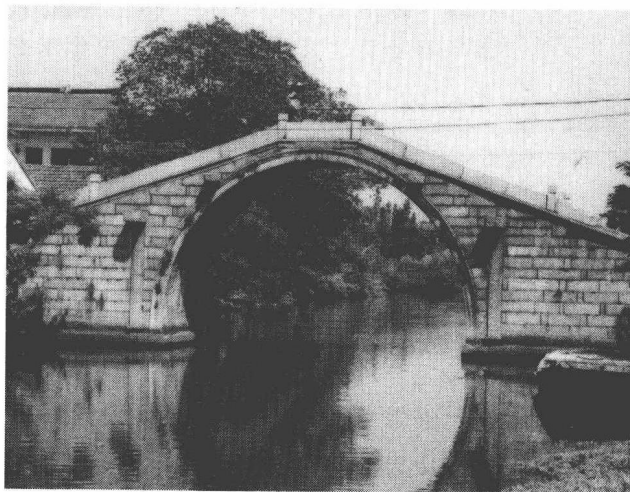
明、清两代，嘉善县共修纂县志 9 部，加上并入弘治《嘉兴府志》中的《嘉善县事》（3 卷），共 10 部。其中，明嘉靖志（于业编于 1550 年，俗称于志）今未见国内外有收藏记载，清道光志（张如梧、李东育于 1830 年先后编纂）仅存 3 篇序文收在江志内。

编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的县志（倪瓒编，称倪志）中还没有“干家窑镇”的记述。从清嘉庆志（万相宾编于 1800 年，俗称万志）刊本中，我们知道最早记述“干家窑镇”的是章志，只是万志在转引章志卷一的时候，将“干家窑镇”写成“千家窑镇”了。

.....

因为章志卷一已散佚，国内外均未见全本（依《浙江方志考》）。故考证章志（所见为刊本）中记述“干家窑镇”的文字，只能借助于“常平仓”和“陶”了。

章志卷二“仓厰”载：“常平仓四所，万历二十四年知县章士雅奉文创，一在风泾镇之南隅，一在干家窑镇之东南隅，一在王带镇之西隅，一在斜塘镇之北隅。”



干窑兰翠桥，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光緒二年（1876）重建。

因此，陆勤方先生在该文中认为，结合章志卷五物产卷载：“.....出干家窑者曰北窑。”参考章志卷首“县境总图”，图上均标注为“干家窑镇”。“那么，业已散佚的章志卷一记述干窑时，抑或也能断定为‘干家窑镇’，而非‘千家窑镇’，若是，则万志所引有误。（清光绪《嘉兴府志》许瑶光编，亦如是转引，当亦作如是观。）”所以，现在可以见到的县志、府志中，只有万志和许府志中出现“千家窑镇”。但万志在卷二“乡镇”和“仓厰”中却又三次写到干窑，引杨志（杨廉编于康熙十六年，即 1677 年）的一处也是“干家窑镇”，只有引章志的两处是“千家窑镇”。许府志在卷首“嘉善县境图”、卷四“市镇”、卷二十五“仓储”

和卷三十三“物产”四处记到干窑，三处均为“干家窑镇”（干窑镇），只有引自章志的一处（卷四）为“千家窑镇”。有意思的是，万志和许府志中出现“千家窑镇”的文字均引自章志，而章志中能见到的又均为“干家窑镇”。

这说明，干家窑镇是干窑最初最早的地名，而不是千家窑镇或千窑。

编于2003年《嘉善县地名志》是这样记载的：

“干窑镇，又名干家窑镇”。

“干窑（自然镇）俗称窑廊。——明正德《嘉善县志》称‘千家窑’，万历年间设‘常平仓’、‘民多业陶’，遂为市镇，名干家窑镇。清咸丰十年窑业迅速发展，历代县志中干家窑与千家窑两名互见。清光绪《嘉善县志》统一称干家窑，后简称干窑。”^①

至此，我想，没有理由可以否认这样的结论：干窑镇，最早叫干家窑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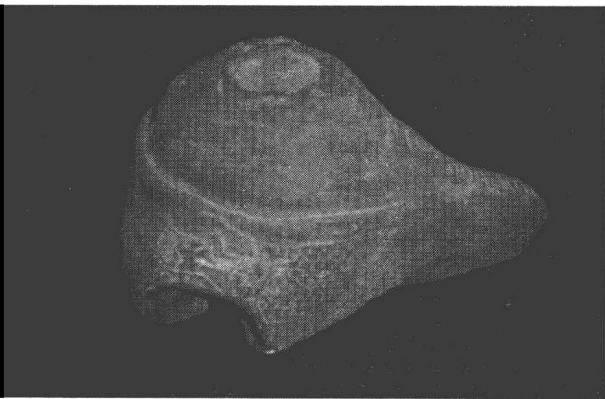
（三）

遥想当年干家窑，天翻地覆慨而慷！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轮窑、川窑和隧

道窑，还有专门生产制砖瓦机器的工厂迅速崛起，逐渐替代了干窑传统的窑墩，镇周围的农家传统制坯副业也被工厂的机械制坯所替代。厂区内新制的泥坯，规则地排列和叠起，编织成片片美丽的图案蔚为壮观。

进入新世纪，轮窑、川窑和隧道窑，还有专门生产制砖瓦机器的工厂因泥源和建筑材料革新而停产转产，“大包子”成了的窑业守望者，孤独



土砖窑模形。

^① 嘉善县地名委员会编《嘉善地名志》，2003年内部印刷，第169页、第170页。

地散落在田野上，但干窑依旧以窑业著称于世。干窑“大包子”的功绩是谁也不能否认！

2005年，国家开始民族民间艺术资源的普查与抢救保护，“干窑瓦当”和“嘉善京砖”列入县的重点普查项目，我一次次来到干窑调查与摄制资料片。岁月流逝的无情、生产方式根本性转换，昔日傲视苍穹的“大包子”，所存无几了。抢救与保护干窑“大包子”，研究和发 展窑业文化的紧迫感时时叩击我的心头。所幸的是干窑治本村（现属干窑村）上两只建于清代的窑墩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国家保护。2006年，“嘉善京砖”、“干窑瓦当”生产技艺分别被列入嘉兴市、嘉善县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6月，“嘉善京砖烧制技艺”不仅列入了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还在浙江省文化厅和《钱江晚报》发起的“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十大新发现”评选中名列其中第二位。

我想，虽然嘉善“大钻”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天空了，嘉善“大锯子”也只有象征性地留有一段孤独地叙说着岁月的苍桑，干窑“大包子”也存下仅5座了，但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有一些风情民俗不能遗忘，虽然岁月让它们失去了往昔的模样；有一些故事传说不能遗忘，虽然时光让它们在乡间渐渐远去；有一些歌谣谚语不能遗忘，虽然它们沉入了历史的河床！

那些风情民俗、故事传说、歌谣谚语不能遗忘，是因为那是温暖的怀想，思乡的航船；那是土地的芬芳，智慧的明灯；那是岁月的回响，天籁之音！

那些风情民俗、故事传说、歌谣谚语不能遗忘，更因为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根”，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干窑“大包子”的文化价值必然更高了！

留住窑乡的文化记忆，留住民族的“根”，无疑是这一代人的责任。“干窑大包子”的民谣应该一代一代地唱下去！

